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Albert Savaron

亚尔培·萨伐龙

上海三联书店

〔法〕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著
傅雷 译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Albert Savaron

亚尔培·萨伐龙

〔法〕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著 傅雷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尔培·萨伐龙/[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5979-8

I. ①亚… II. ①巴…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096号

亚尔培·萨伐龙

著 者/[法]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译 者/傅 雷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 风
责任校对/江 岩
策 划/嘎 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 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160千字
印 张/10.5
书 号/ISBN 978-7-5426-5979-8/I·1261
定 价/64.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一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著 傅雷譯

亞爾培・薩伐龍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

在王政時代

在王政時代，特·華德維男爵夫人的府第，是勃尚松總主教來往而頗有感情的幾處沙龍之一。這位太太，簡括一句，算得勃尚松婦女界頂有勢力的人物。

特·華德維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華德維的姪孫。那位過去的華德維又是殺人犯和叛教徒中最幸福最顯赫的一個，古古怪怪的軼事，講起來未免太偏於掌故了。叔祖是搗亂得厲害，姪孫卻安靜到極點。在貢台這一郡裏過着蛀蟲在板壁裏那樣的生活之後，他娶了望族特·呂潑家的獨養女兒。特·呂潑小姐把年收二萬法郎的田產，和華德維歲入一萬法郎的不動產聯合了起來。瑞士貴族的楮徽，（華德維祖籍是瑞士），給嵌人特·呂潑家老楮徽的中心。這件從一八〇二年就決定的婚事，直到一八一五年第二王政時代以後纔履行。（按史家稱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失敗波旁王族復政時期爲王政時代：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六月爲第一王政時代；一八一五年七月至一八三〇爲第二王政時代。）特·華德維夫人生下一個女兒三年之後，母家的祖父母輩全都下世，遺產清算完了。華德維家便把老屋出賣，搬進州公署街特·呂潑家美麗的府第，大花園一直伸展到石梯街

那邊。華夫人在家時是虔誠的姑娘，婚後更其來得虔誠了。她是居士會裏女后之一，這個社團給勃尚松的高等社會蒙上一副陰沉的面貌，一派假貞節的態度，跟這個城的性格正好調和。

特·華德維男爵先生是一個枯索的男人，沒精打采的，遲鈍的，好像疲乏已極，可不知給什麼弄乏了的，因為他有的是顛頭愚昧的福氣；但因他的太太是一個頭髮金褐色的女子，性格的冷酷變成了話柄（像華德維太太一樣的尖刻這句話，至今還有人說），所以司法界裏幾個愛打趣的便說，男爵是給這塊巖石弄乏了的。呂潑這個字，在拉丁文裏的語源，確是巖石的意思。一般觀察社會深刻的人，定會注意到洛薩莉是華德維和特·呂潑兩家聯姻後唯一的結晶品。

特·華德維先生的生活，消磨在一所富麗的車床工場裏，整天的車磨着。補充這生活的，是他歡喜集藏的脾氣。一般研究瘋狂的哲學家醫生，認為這種收藏癖集中在零星小件上時，即是精神失常的初步。華德維男爵搜羅着貝殼，昆蟲，和勃尚松區的地質斷片。有些好持異議的人，尤其是婦女，提到特·華德維先生時總說：——他真高尚呀！從初婚起他就看到不能制勝妻子，便專心於機械的工作和講究的飲食了。

特·呂潑的府第不乏相當的豪華，城和路易十六的壯麗匹配，顯出一八一五年上兩大世家混合起來的貴族氣息。府內閃耀着一種古老的奢華，夠得上古董的資格。彫成樹葉形的水晶掛燈，中國綢緞，大馬色的綾羅，地毯，金漆的傢具，一切都跟古老的號衣古老的僕役調和。雖然用的餐具是家傳的黝黑的銀器，餐桌正中放着大玻璃盆，四面圍着薩克司出品的瓷器，肴饌卻精美非常。華德維先生爲了消遣和調劑生活起見，躬自做廚房與酒窖的提調，他挑選的酒，在一州裏頗負盛名。特·華德維夫人的財產是很重要的，因爲她丈夫的一份，只是露克賽的田地，歲入一萬法郎左右，從沒增加過一筆遺產。毋須特別提的，是特·華德維夫人和總主教間親密的交情，使她府上常有教區裏三四位優秀的有風趣的神甫出入，都不討厭喫喝。

一八三四年九月初，在不知爲了什麼大慶而舉行的一次盛宴中，正當太太們團團圍在客廳爐架前面，先生們一組組的站在窗框前面時，僕役忽然通報特·葛朗賽神甫來到，他一出現，全場便起了一陣歡呼。

——唔，喂！那件官司呢？有人對他嚷着。

——贏了！這位副主教回答。我們本已絕望的法院判決，您知道爲什麼……

這句話是指一八三〇年以後的法院組織，正統派幾已全部辭職。

——判決書宣告我們全盤勝訴，把初審的判決變更了。

——大家以爲你們是輸定了呢。

——沒有我，的確輸定了。我把我們的律師打發到了巴黎去，正當要上庭交手的時候，我找到一個新律師，靠了他纔打贏了，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在勃尚松嗎？特·華德維先生天真地發問。

——在勃尚松，特·葛朗賽神甫回答。

——啊！不錯，是薩伐龍，坐在男爵夫人近旁的一個俊俏的青年，名叫特·蘇拉的說。

——他化了五六夜功夫，吞下那些文件那些案卷；跟我商議了七八次，每次都是好幾小時，特·葛朗賽神甫接下去說，——他從二十天以來還是初次在特·呂潑府上露面呢。——終於，薩伐龍先生把我們的敵人從巴黎請來的名律師完全打敗了。這個青年人真是奇妙，據推事們說。這樣，僧侶會獲得了雙重的勝利。第一它在法律上得勝了，第二它戰勝了市政府的辯護人，就是在政治上戰勝了自由主義。我們的律師說：「我們的

敵人該以為毀壞總主教區的利益會到處受人歡迎……」庭長不得不迫令聽衆靜默。所有的勃尙松人都拍手叫好。於是舊修道院的房產，仍歸勃尙松大寺的僧侶會管業。薩伐龍先生並且在離開法院時邀請他的巴黎同僚喫飯。那位同僚接受之下，對他說：「誰得勝，誰榮耀呀！」還毫無怨恨地祝賀他的勝利。

——您從哪兒覓來這個律師呢？特·華德維夫人問。我從沒聽人提過這名字。

——可是您從這裏就可望見他的窗子，副主教回答。薩伐龍先生住在石梯街，他的花園跟府上的只隔一堵牆。

——他不是貢台郡人，特·華德維先生說。

——他什麼地方的色彩都沒有，簡直不知是哪兒人，特·夏洪戈夫人說。

——那末他是什麼呢？特·華德維夫人說，一邊攪着特·蘇拉先生的胳膊向餐室走去。假如他是外鄉人，什麼機緣會使他定居在勃尙松？在一個律師，這真是挺古怪的念頭。

——挺古怪的念頭！年青的阿曼台·特·蘇拉應聲說。

如今少不得要敘述一番這位特·蘇拉的身世，纔能令人明白這件故事了。

歷來法國和英國交換着一些虛浮的風氣。因為連鐵而無情的海關也阻攔不住，所以愈加持續不斷。我們在巴黎稱為英國式的時髦，在倫敦稱為法國式，反過來也是如此。

兩個民族的敵愾，在兩點上是消滅了，一是言語問題，二是服裝問題。一神佑吾王那

支英國國歌，原是呂利（按係法國十七世紀音樂家）替吉斯旦或阿太莉的合唱部分譜的音樂。英國

女子穿到巴黎來的裙撐（按係十八世紀歐洲婦女用鯨魚骨做的圓形架子，是一個法

國女子在倫敦發明的，就是那有名的模茨茅斯公爵夫人，發明的經過大家知道；起先，

人們把這裙撐當作笑柄，甚至第一個英國女子初次在帝勒黎御園前面出現時，幾乎被羣

衆擠死；可是裙撐終究被接受了。這個風氣控制了歐洲婦女有半世紀。一八一五年法國

和列國講和時，大家把英國的低腰身衣服嘲笑了一年，全巴黎的人都去瞧卜蒂哀與勃呂

奈演出的「可笑的英國婦人」；但一八一六和一七年，法國女子的腰身，從一八一四年

的緊扣乳房起，逐漸下降，直到顯出腰部輪廓為止。近十年，英國又送了我們兩件語言

學上的小禮物。來源不甚清白的「紉袴子弟」這名詞（按 *petites maîtres* 一詞，原指一度

與波旁家爭王位的公蒂親王的黨徒），原已化出三個後身：怪物，妙人，漂亮哥兒；它們卻被英文裏的「花花公子」

（Dandy）和「獅子」（Lion）先後代替了去。獅子可並不連帶產生「母獅」之名。母獅是

從阿弗萊·特·繆塞有名的詩句裏來的：「您曾否在巴塞龍那瞧見……那是我的情婦我的母獅。」在這兩個名詞和這兩種主要觀念之間，曾經有過一番融和，或者有過一番混淆，要是您愛這麼說。胡鬧也好，傑作也好，巴黎都儘多儘少吞得了；只消一棒胡鬧的事叫巴黎人開懷之後，要外省人不來染指是不容易的。所以當「獅子」披著長髮，掛著鬚鬚，穿著背心，不用手幫忙而單靠面頰與眼眶的拘攣夾著眼鏡，在巴黎大搖大擺時，某些省城裏就可看到一些二等獅子。憑著連靴套長腳褲的風流典雅，對同鄉們的不修邊幅表示抗議。因此，一八三四年時，在阿曼台——西爾伐——雅各·特·蘇拉身上，勃尚松瞻仰到了獅子。蘇拉這姓氏，在西班牙佔領時代（按貢台地區在十七世紀前為西班牙領土，勃尚松為貢台的首府。貢台之成為法國領土始從路易十四朝中葉始）寫作蘇勒耶士；勃尚松城內西班牙家庭出身的人，阿曼台·特·蘇拉要算獨一無二了。當初西班牙分發許多人到貢台來經營，卻很少西班牙人住下。蘇拉祖上的定居，是爲了和紅衣主教葛朗凡有聯絡之故。年青的特·蘇拉先生老講着要離開勃尚松，淒涼的，佞神的，文學氣息極薄的城，刀兵必經和長期駐兵的城；但它的風俗，動態，面目，都值得加以描繪。這個見解，便使這個前程渺茫的男子，在新街跟州公署街相接的地方，三間傢具寥寥的屋內住下。

年青的特·蘇拉少不得有一頭小老虎，這小老虎是他一個佃戶的兒子，十四歲的身材臃腫的小斯，名叫罷皮拉。獅子把小老虎打扮得很講究：鐵灰色的短布大褂，束着漆皮腰帶，深藍色瓦棱布短褲，紅背心，上下半截顏色各別的漆皮長統靴，黑帶鑲邊的圓帽，有特·蘇拉徽記的黃鈕扣。阿曼台給他白紗手套，供給洗衣費，伙食自理，三十六法郎一月的工資，這就教勃尙松的女工們大喫一驚：一年四百二十法郎給一個十五歲的小斯，外快在外！所謂外快是舊衣服的出賣，肥料的出賣，蘇拉把所蓄的兩匹馬中的一匹跟人交換時的酒資。用鄙吝的經濟手段餵養的兩匹馬，統扯每年耗費八百法郎。從巴黎定購的化妝品，領帶，身上佩帶的小骨董，成罐的鞋油，衣著，總計年需一千二百法郎。倘把小斯（或小老虎），馬匹，超等衣著，和每年六百法郎的房金加起來，可以得到三千法郎的總數。可是年青的特·蘇拉先生的父親，只傳下四千法郎一年的進款，靠幾塊貧瘠的分種田，還需化本錢去經營，經營的結果對收益又毫無把握。獅子的生活費，零用錢和賭本，統共派到近三法郎一天。所以他常常在旁人家裏用晚餐，午餐則吃得特別儉省。逢着迫不得已要自己破鈔用晚飯時，他就派小老虎到一家飯鋪去叫兩盤菜，從不化到廿五銅子以上。在大衆眼裏，年輕的特·蘇拉先生是一個揮霍無度，窮奢

極侈的闊少；哪知這可憐蟲要把年頭跟年尾拉攏起來所運用的機智和本領，直可替一個高明的管家婦博得榮名。塗在靴或鞋上的六法郎的油，偷偷地洗了又洗以便戴三倍長久的五十銅子的黃手套，一條好戴三個月的十法郎的領帶，四件廿五法郎的背心，連靴套的長腳褲，所有這些衣飾在一個首府會令人怎樣起敬這個訣竅，是無人懂得的，尤其在勃尚松！既然在巴黎我們看到一般傻瓜化了几百法郎弄來的空架子，連燙髮和一件荷蘭細布的襯衫在內，進到一些婦女家裏，就能壓倒最優秀的男子而博得她們的青眼，怎麼又能教外省人不迷了心竅？

要是您覺得這個窮光蛋的成為獅子未免太便宜，那末得知道阿曼台·特·蘇拉去過三次瑞士，而且坐着車，每天趕很少的路，巴黎去過二次，又從巴黎到過英國一次。他被認為見聞廣博的遊歷家，能說：「在我所到過的英國……」富婦們對他說：「您這到過英國的人……」最遠他到過龍巴地，環繞過意大利的幾口湖。他閱讀新出的書。還有當他在家洗手套的時候，小老虎罷皮拉總回報客人說：——先生在工作。因此人家說：「這是一個思想很急進的人」，想借此減低阿曼台·特·蘇拉的身分。阿曼台有本事用勃尚松派的儼然的樣子，講些流行的濫調俗套，使他有資格列為紳士階級中最博學的人

物之一。他身上佩帶着流行的小骨董，頭裏裝着報紙檢查過的思想。

一八三四年代，阿曼台是一個廿五歲的小夥子，中等身材，褐色頭髮，胸膛突得很厲害，肩頭也照樣的顯著，大腿帶些圓形，腳已經發胖，手又白又肥，從兩鬢到下頰，留着一圈絡腮鬍子，短髭夠得上跟軍營裏爺們的媲美，一張紅紅的大胖臉，塌鼻子，褐色的眼睛沒有表情；並且毫無西班牙人的模樣。他大踏步向着肥胖的路上走，那是對他的抱負大不利的。他指甲乾淨，鬍子修齊，衣飾最細小的部分都整飭如英國派。所以人家把阿曼台·特·蘇拉看做勃尚松第一美男子。每天按時到府的一個理髮匠（每年化費六十法郎的另一豪舉！），預言他將是批評時裝和風雅問題的權威。阿曼台起身很遲，梳洗完畢之後，約摸中午時分騎馬出門，到他的一處分種田上打鎗。對這件事情，他和晚年的拜倫一樣重視。隨後在三點左右回家，一路在馬上給女工們和路人們瞻仰。他所謂的「工作」一直要做到四點，之後，他開始更衣，去赴人家的晚宴，把黃昏消磨在勃尚松貴族家裏打韋斯脫（按係十九世紀最流行的牌戲），到十一點回家睡覺。再沒一種生活更合時，更本分，更無疵點的了，因為星期日和節日的教堂儀式，他都準到。

要您懂得這種生活是如何闊綽，必得把勃尚松說明幾句。沒有一個城市比它對進步

更深閉固拒的了。勃尙松的官吏，公務員，軍人，凡是巴黎派來當一個什麼差使的，一古腦兒被包括在「客幫」這個頗有意義的名詞之內。客幫是個中立圈，好似教堂一般，是城裏的貴族社會和中等社會相遇的唯一場合。在這個圈子內，爲了一言半語，一瞥一視，一舉一動，就能在中產婦女和貴族婦女之間，發動這一家對那一家的仇恨，保持到老死，把分隔兩個社會的不可超越的鴻溝愈加擴大了。除了格萊蒙、聖約翰、蒲弗勒蒙、特賽、葛拉蒙幾姓，以及住在貢台區田莊上的幾個大族以外，勃尙松最早的貴族，也不過追溯到兩世紀以前，被路易十四征服的時代。這個社會本質上是司法界構成的，那種傲慢，那種頑固，那種嚴峻，那種實際，以及那種不能和維也納宮廷（按維也納乃歐洲最古老的貴族，勃尙松的後起貴族竭力加以模倣）相比的高傲，因爲勃尙松人在這一點上會模倣維也納無恥的交際社會。什麼露俄，諾第哀，傅里哀，（按以上諸人皆生于勃尙松。）替本地增光的人物，都談不到，人家不理會這些。貴族之間的婚姻，當孩子們在搖籃裏的時候已經定局，最重大和最細小的事都在那時確定了。從沒一個外鄉人，一個不速之客溜進這些家庭；那些校官或有爵位的軍官在此駐防時，那怕是法國最高的門第出身，也得費盡心機纔能教當地的貴族予以接待；爲此所用的外交手段，恐怕泰勒朗親王（按係拿破崙時代的外交大臣，後又與波旁家沆瀣一氣。）